

文史資料選輯

第 四 輯

(內 部 發 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511
N8
568

文史資料選輯

第 四 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六〇年四月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第 四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

中華書局排版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787×1092 毫米 1/32 · 6 印張 · 102,000 字

1960 年 5 月第 1 版

1961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統一書號: 11018 · 228 60.5. 京型

定價: (7) 0.55 元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馮玉祥北京政变	鹿鍾麟 刘 驥 邓哲熙	(1)
第二次直奉战争紀实	傅兴沛	(29)
二次直奉战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記	李藻麟	(38)
二次直奉战前張作霖与馮玉祥的拉攏	馬炳南	(54)
南行使命	刘 驥	(57)
驅逐溥儀出宮	吳錫祺	(74)
关于“新政学系”	王又庸	(78)
記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維新运动一个極有力人物……	梁漱溟	(98)
《新聞报》发家史	陶菊隱	(127)
福開森与《新聞報》	严独鶴	(149)
我所知道的福开森	张 銳	(157)
西北軍練兵的一些特点	张知行	(168)

附 載

为祖国近代史提供有价值資料(在政协第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上的發言)	米暫沉	(184)
---	-----	-------

馮玉祥北京政變

鹿鍾麟 劉 驥 鄧哲熙

北洋軍閥直系首領曹錕以賄選手段篡竊大總統地位之后，北京政府即完全被直系所把持，吳佩孚利用中央權力，借口統一軍權，以推行他的排除異己、武力統一的政策。當時，直系的勢力範圍已由黃河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吳佩孚為了實現他的武力統一的迷夢，更進一步地策動川、黔等軍攻掠四川，勾結陳炯明、沈鴻英等牽制廣東，而對於東北的張作霖，則派兵把守赤峯、朝陽、山海關之綫，以阻其進入關內。這時的吳佩孚，已經是意氣驕盈，野心勃勃，大有雄視中原、威加海內的气概。

但是，與此同時，不利於直系的種種因素也在日益發展。在直系內部，由於吳佩孚的飛揚跋扈而各懷異心，逐漸分化成為津、保、洛三派。津、保兩派，在拥曹抑吳的謀劃之下，暗中活動，處處對吳掣肘。以後，津、保兩派又因吳景濤與高凌霨爭奪內閣總理的問題，也發生了矛盾。直系以外的各方面，在曹、吳的壓迫下，也在積極地尋求應付和反抗的對策。如直、奉戰爭失敗後的張作霖，銳意整頓軍備，企圖卷土重來。僞促於浙江的皖系盧永祥，因處於直系勢力的包圍之中，亦亟謀自存和發展的出路。而在廣東領導國民革命的孫中山先生，還在曹錕就任賄選總統的時候，就已通電聲討

曹錕，反对贿选政府，并且与张作霖、卢永祥取得联系，共同进行倒直运动。孙、张、卢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有着一个反对直系的目的。因此，通过孙科、张学良和卢小嘉在沈阳集会的所谓三公子会议，形成了孙、张、卢反直阵线的三角同盟。

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虽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但是他的穷兵黷武的野心并不因此而稍戢。他为了先发制人，把反对势力各个击破，首先策动陈炯明等进攻广州，并勾结英帝国主义唆使广州商团叛变，以牵制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同时指使齐燮元、孙传芳夹攻浙江卢永祥，以肃清在东南仅存的皖系残余势力。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浙江战争爆发，张作霖因与浙卢有同盟关系，立即通电声援卢永祥，并将所部编成战斗序列，待机出动。吴佩孚也由洛阳到北京部署军事。第二次直、奉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时刻。

正在这个紧急关头，在孙、张、卢三角同盟之外，在直系势力范围内也形成了馮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反吴的三角同盟，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发动了北京政变。

馮、胡、孙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他们的处境有着类似的遭遇，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要求，一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

馮在北洋军人中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他立志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对当时北洋军阀的腐败情形常常流露不满情绪，同时，他的领袖欲也相当强，以致遭到北洋军阀上层人物的歧视和猜忌。又由于他有着倔强的性格，对他的上级时有违旨抗命的行动，更为当权人物所嫉恨。在皖系当权时，他曾受到徐树錚等人的排挤；到了直系当权的时候，又遭到吴佩孚的压制。但馮对吴并不肯俯首听命，在扩编队伍、催索餉项等问题上时常发生抵触。吴在洛

阳庆祝五旬生日的时候，各方称觴祝寿，餽贈惟恐不丰，阿諛惟恐不至，而馮独以清水一盞为礼，喻为君子之交，吳虽莫可如何，而心实憾之。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馮以援助直系击败奉軍而得任河南督軍，在发表馮为河南督軍的同时，并发表宝德全为河南軍务帮办。宝德全在馮与赵倜作战时，宝曾通电对馮大加攻击，并在郑州以北袭击馮軍后路，势甚危急，幸胡景翼部由陝西开到增援，始将其击退。吳既知宝与馮嫌隙甚深，其所以荐宝为河南軍务帮办，其用意固在对馮发生牵制作用。不意馮甫至开封，即将宝枪决。迨吳来电詰問，馮则复以并未与宝見面，并諉称已被乱軍打死。但馮尚未到职时，吳即将其与自己有关的私人开列名单，向馮推荐担任督署各重要职务，仅留秘书处长一职由馮任用。馮对他的左右說：“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軍干什么！”于是将吳所推荐的人选悉予拒絕。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因京汉路軍事吃紧，馮曾派李鳴鍾旅北上应援，战事结束后，吳即拟将李旅扩編成师，留駐保定，企图使其脱离馮的节制，以削弱馮部的力量，卒以馮坚决反对而未果。吳本視河南为其主要根据地之一，馮督豫后，曾拒吳更換省长，并且拒絕由地方拨款，这当然引起了吳的极大不滿。特别是馮在河南将他的第十一师大加扩充，积极訓練，更成了吳的一块心病。所有这一切，都是吳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馮督豫还不到半年，北京政府即在吳佩孚的提議和威逼之下，将馮調任为徒据虛名的陸軍檢閱使，移駐于北京南苑。馮迫于形势，不得不遵命北来。当时吳拟将其第十一师的五个补充团留在河南，馮幸得陸軍总长張紹曾的支持（張任第二十鎮統制时，馮在其部下任营长，張对馮的支持，一是因旧日关系，一是張拟利用馮的实力作为政治資本），方得全部北开。在馮北調的时候，吳本許以每月由河南协餉二十万元，但事后

并未履行諾言，而北京政府又不能按时拨付軍費，曾积欠达十一个月之多，致馮部餉項陷于极端困难的地步。馮当时曾經把他深刻的感觸写下了这样的話：“吳佩孚此次将我調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于絕境，使我們即不餓死，亦必瓦解。”当然，吳对他所施加的压力，他是决不甘心的。他在当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积极扩充队伍，严格加強訓練，将他的軍隊訓練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堅強、紀律最严整的一支队伍，这是在他治軍的整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当他在埋头練兵的时候，也同时注意了与各方面的联系。原来，馮在灤州起义的时候，已开始和南方的革命力量发生关系，以后又結識了許多国民党人士，由于受到他們革命宣传的影响，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日益加深了向往的心情，特别是他讀过孙中山先生手写的建国大綱之后，对于革命的奋斗目标又有了进一步的認識。一九二三年孙、张、卢三角同盟形成，孙中山先生曾派人將联合张作霖、卢永祥的情况告知馮氏，并促馮早日发动倒直行动。这年十二月，馬伯援（馮的教友）拟有广东之行，馮即委托馬伯援代表向中山先生致意，他說：“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冒动，必遭失敗，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請将此意轉达中山先生。”这时，馮的政治态度已日益傾向于革命方面，并且看到反直陣綫已經形成，更加增強了推翻直系軍閥集团的决心。于是，他除了积极訓練部队以加強軍事力量而外，并且积极地爭取同盟，与素有結合的北方將領孙岳、胡景翼等取得秘密联系。

馮与孙岳的关系，从灤州起义前訂交开始，在长时期中往来无間。他們不但私人交誼甚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共鳴。孙岳早年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第三鎮中校參謀，时与南方暗通消息，并与灤州駐軍軍官王金銘、施从云和馮玉祥等密謀起义，因

吳佩孚(第三鎮少校副官)的告密,被第三鎮統制曹錕撤職,孫卽南下,曾任第十九師師長,不久,被袁世凱免職,江西都督李烈鈞委以江西廬山垦牧督辦之職(以後馮與李的關係卽系經由孫的介紹)。黃興任討袁總司令時,以孫為北伐軍第一路總司令。其後孫一度去陝西,與陝西國民黨人胡景翼深相結納。及曹錕為直隸督軍,以舊日關係,委以軍官教育團團長,直皖戰起,復兼任直隸省義勇軍總司令,戰事結束後,因受吳佩孚的壓抑,僅畀以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兼大名鎮守使之職。孫對吳的驕橫專擅,早已心懷不滿,與馮見面時,常常牢騷滿腹,對國家的前途和個人的遭遇,感到悲觀失望。馮和孫不但遭遇相同,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馮為了爭取反直的軍事力量,所以首先把他的意圖向孫岳談了出來。這就是在當時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會議——“草亭秘議”。

在一九二四年九月的一天,孫岳親至南苑為馮氏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而前往致祭。當他在官兵義地中凭吊的時候,對馮感慨地說:“民國雖成立不過十多年,這裡已經躺下了這許多戰士。”馮說:“他們為國捐軀,落得一個忠字,也算不朽了。”孫說:“都是忠義好漢啊!都是精魂忠骨啊!”馮便笑着和孫打趣道:“他們死了,能得忠骨之稱;孫二哥,將來你百年之後,人們應該怎樣稱道於你呢?”孫也笑着答道:“那不用問,象我目前這樣干法,在真正的革命黨看來,還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狗!”馮說:“你既統兵數千,坐鎮一方,為什麼甘心作人家的走狗?”馮的話引起了孫的哈哈大笑,他便對馮說:“我算什么,還有那帶着三四萬人的,不也是作着軍閥的走狗而無可如何嗎!”說着話,他們已走到義地中間一座草亭里面一同坐下。馮卽正色對孫說:“目前鬧到這局面,我想稍有熱血良心的人,沒有不切齒痛恨的。我所統轄的隊伍,雖然名為一師三

混成旅，但实际不到三万支枪，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不葬从事；但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东西一股脑儿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这些牺牲了的官兵，更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这一席话，使得孙马上振奋起来，他以十分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对冯说：“你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全力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即胡景翼）也定然愿和我们合作，我可以负责去接洽。他们现在都郁郁不得志，对曹、吴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何况他们都是老革命党，更何况他们和你我有如此的交谊，合作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眼看直奉就要开火，我们有的是好机会。现在先布置一个头绪，待机行事，必有把握。”在当天夜里，他们又详商良久，决定由孙亲往与胡景翼接洽。

胡景翼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早有直接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曾起义于陕西耀州。在日本留学时，因受孙中山先生的鼓励和督促而回国进行革命活动，护法之役，在三原宣布独立。冯任陕西督军，胡曾写信对冯表示，“只要你能带着我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冯感其诚意，乃将其所带之靖国军改编为陕军第一师。胡因敬佩冯之为人，与冯交谊日笃。胡常对人说：“我们的军队多是各方收集来的，纪律不好，在未经严加训练以前，不急于补充过多的枪械。”在政变前胡曾派军官二百余人到南苑冯所办的教导团学习，并且把他与苏联洽妥的一批军械转赴于冯，处处对冯表示好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胡随冯出潼关援直，及冯调陆军检阅使，胡部即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拟调胡率部南下攻广东，因胡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肯开拔，以致引起吴的不满，在餉项给养等问题上多方与胡为难。胡处此困苦的环境中，乃密谋有所举动。适孙岳来与密谈在京和冯会商经

过，胡聞之大喜，立即派岳維峻去北京見馮，表示絕對服从馮的命令。馮当即对岳提出三點意見：“第一，吳佩孚要打倒异己，对奉战事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們誓死反对。第二，我們須利用形势，相机行事，将来若果成功，必須迎請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計。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領袖，应当竭誠拥护，否則我們就是爭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的建国大綱真是太好了，如果把這個細細地讀一遍，才知道真正的民国是怎么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么回事。第三，紀律是軍隊的命脉，有之則生，无之則死，我們既拿定了革命的決心，此后即当严整軍紀，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和幫助民众，否則我們决不能成功。”岳表示对这三項意見完全接受，即返回防地向胡复命。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来与馮密談，表示了与馮合作的決心。至此，馮、胡、孙的三角同盟亦告形成。

馮等的秘密結合进行得十分严密，不但外間对此毫无所聞，甚至馮对他的部下也还保守秘密。只是有一次馮以試探的口气对邓哲熙說：“看来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各旅长对于目前的局势是怎样看法呢？”邓說：“他們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張作霖，我們就沒有出路。”馮說：“对，对，他們的看法完全对！”至于采取怎样的办法以打开当前的局面，他却沒有說明。

当时，馮已感到自己缺乏政治上的人才，而一旦推倒曹、吳，勢必要有一班懂得政治的人来收拾这个大局。因此，他除了希望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外，也在留心物色在政治上有資望、有办法而又能与自己合作的人物。这时，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黄郛与馮过从甚密，馮即告以“不久将有大事发生，届时將請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并且一定請你大力贊助。”黄說：“只要你有办法，我一定跟着

你干！”又过了些天，馮将要向热河出发的时候，想把他的計劃再告知国务总理顏惠庆，爭取他一致行动。試探的結果，顏却模稜兩可，使馮感到失望。本来他还想爭取王正廷的合作，由于和顏談話不得要領，他感到这些外交家过于圓滑，难于說出真心話，訪王之意因亦打消。当时政府中知馮秘密計劃的，仅有黃郛一人。

二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奉軍分向朝阳、山海关进兵。曹錕急召吳佩孚到京主持对奉作战任务。吳于十七日抵京，十八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对张作霖的討伐令，同日，曹責成吳佩孚組織討逆軍总司令部，并任命吳为討逆軍总司令。吳当时还在中南海四照堂表演了一幕点将的喜劇。

吳佩孚以討逆軍总司令的身分召集高級將領发布命令，本应出之于严肃的态度，可是吳却不然，他在这天穿着一套很不象样子的短衫褲，到場后就毫无礼貌地歪坐在桌边，当众宣讀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声討张作霖的詞儿，接着就点起将来：“我自任討逆軍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后方筹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軍总司令，沿京奉铁路之綫出发；王怀庆为第二軍总司令，出喜峯口，趋平泉、朝阳；馮玉祥为第三軍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峯。……”由于吳在事先并没有对整个作战計劃加以全面周密的考虑，因之有些单位如海軍、空軍等都没有布置任务，等到有关負責人員向吳請命的时候，才临时一个一个地增添到命令中去。吳的这些举动，使得不少在場的人暗暗发笑，认为吳竟把这样一件大事完全当作了几戏（四照堂点将实况詳見馮玉祥著的《我的生活》一书）。

馮所担任的这一路，交通不便，地方貧瘠，不但行軍困难，且給

养也无法筹措(吳曾下令不設兵站,各軍給养完全就地筹措,实际上第一軍是有兵站的,第二軍虽无兵站,但行經之地尚較富庶,惟独第三軍困难最大),越是往北进展,人烟越是稀少,困难也就越多。显然,吳是有意識地借着这次战争把馮部調离京畿,并把这部分力量消耗在荒寒瘠苦的长城以外。当时吳却假惺惺地对馮說:“古北口这一路地势险要,攻守不易,非劲旅不足以胜任。”当然,吳的不怀好意,馮是十分清楚的,这就迫使馮对实现倒吳計劃下了最后的决心。从这时起,馮就在政治上、軍事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接洽和布置。

在軍事方面,首先对北京城防布置了内应。在吳佩孚发布命令后,馮即向曹錕建議:“十三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十五混成旅調来拱卫首都。”曹以馮如此关心首都治安,就很高兴地同意了馮的建議,立即調孙岳率部到京,任以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孙在一次集会的場合遇到馮,对馮耳語:“你特意把我搬来,是不是要我給你們开城門?”馮則报之以会心的一笑。

这时,奉軍向朝阳进攻的一路首先与直軍接触,朝阳守軍以事先毫无戒备,仓卒应战,即陷于不利的地步。接着,山海关方面的战事亦日趋激烈。从整个形势看,奉軍不但在兵力上占优势,而且在战略上也搶了“先着”。馮用兵向主兵貴神速,先发制人,可是这次他却采取了延宕的办法。他在九月十八日被任为第三軍总司令,一直拖到二十一日,他的先头部队才开始出发。馮将其所部分为数个梯队,先头部队为张之江旅,次为宋哲元旅,次为刘郁芬旅,次为李鳴鍾旅,最后为鹿鍾麟旅,至二十四日始开拔完竣,另以步兵一营留守北京城内的旂檀寺,派蔣鴻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

理后方一切事务。在这以前，曾由河南招募新兵万人，分编为三个补充旅，以孙良誠、张維璽、蔣鴻遇分任旅长，借口留在后方訓練，并未开拔。一切布置妥当后，馮始向怀柔出发。开拔各部，每日行軍路程只二、三十里，全不象开赴前綫作战的样子。馮的司令部移动得也很慢，九月二十四日从北京南苑出发，当日到怀柔，二十八日到密云，十月一日才到达古北口。馮到古北口之后，以筹措給养为名，便又停留下来。他一方面督飭沿途各县加紧修筑公路，預作班师回京的准备，一方面令鹿鍾麟每日朝着北京的方向練習行軍，或五十里折回，或六十里折回，有时是徒手，有时又是全副武装，并且一边走着一边在路旁演习，有时刚刚支起帳棚准备露營，忽又收拾起来赶回駐地。这样做的用意是，不仅訓練部队做好急行軍的准备，而且使沿途居民对其行軍动作习为常見，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間的注意。

胡景翼被任为援軍第二路司令后，即將軍队集結在通州待命。吳佩孚令胡率部由喜峯口进軍热河应援王庆怀，馮則派刘治洲、田雄飞等与胡密商，决定暫援开拔，以待战局的变化。

馮在古北口的时期內，一方面从各地收集作战情况，留心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并进行了秘密的政治活动。馮当时考虑到，为着加速吳佩孚在軍事上的潰敗，必須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同时他也考虑到，孙中山先生能否北来以及何时北来，尙不可知，而大局的变化就在目前，且自己又向以軍人不干涉政治为标榜，在推倒曹、吳之后，势必要有資望較深的人物出而維持局面。恰好这时段祺瑞的代表找上門来，于是馮与段之間就很自然地取得了联系。

段祺瑞自从直皖战争失敗下台后，即寓居天津。他本是一个

不甘蟄伏的政治野心家，遇到时局動蕩不安的時候，就會尋找機會，以圖再起。段知馮與吳素有芥蒂，直、奉戰爭爆發後，就派遣他的親信賈德耀（與馮曾同在第七師任旅長）到古北口與馮送來一封親筆信，大意是不贊成內戰，並希望馮對賄選政府有以自處。這封信既有着試探的性質，也有着鼓動的意思。馮接信後，曾與賈進行數度密談，最後馮向賈表示，俟計劃實現後，將請段祺瑞、張紹曾等有重望的人物出來維持大局，並請賈德耀偕同田雄飛赴津見段征求意见，同時往訪張紹曾表示推重之意。數日後段派宋子揚向馮表示同意合作，惟張紹曾則因與曹、吳關係甚深，而與段又向有抵觸，故對此表示消極。接着馮又派劉之龍與段接洽合作辦法，段謂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鄭士琦已接洽妥當，屆時定能採取一致行動。

在與段取得聯繫的同時，馮和張作霖也取得了諒解。馮的部下張樹聲與張作霖的駐京辦事人員馬炳南為夙識，張得到馮的同意，即陪同馬炳南至古北口見馮。馬說：“只要推翻了曹、吳，奉方的目的即已達到，決不再向關內進兵。”馮也坦白地對馬表示：“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幾位將領有所接洽，只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推翻曹、吳是不成問題的。”並說：“將來事成之後，擬請孫中山先生來主持大計，這一條你們是不是贊成？”馬答以“完全不成問題，一切聽你的主張，我們沒有不贊成的”。馮又重複地說：“一是請孫中山先生北來，二是你們的隊伍不進關，只此兩條就成，希望趕快回去轉達此意，切勿食言，現在是怎樣商定的，將來就怎樣實行。我這裡已經布置妥當，不久就有主和息爭的通电發出。”馬亦向馮表示，希望馮部在熱河方面的軍事行動從緩，以便奉方抽出兵力加強山海關方面的主攻力量。馮亦同意了

他的要求。

吳佩孚對於馮的秘密活動雖毫無所聞，但他對馮並不是沒有戒心的。他為了監視馮的行動，加派副總司令王承斌指揮二、三兩路的軍事，並督促馮部迅速向赤峯方面前進。馮知道王承斌因吳佩孚解除他的第二十三師師長兼職，早已心懷怨望，所以王到古北口與馮會面時，馮為了爭取他的合作，即將秘密計劃完全告知與王。王對馮的主張表示同情，但不願與馮採取一致的行動，同時也聲明決不將馮的秘密洩漏給吳佩孚，僅只取得了相互之間的諒解而已。王承斌在古北口停留二日即轉赴承德。吳佩孚除了授意王承斌監視馮的行動外，還密囑胡景翼對馮予以注意，如果馮有異動，可就近解決之。胡將此事密告與馮，並盼馮提高警惕。吳對馮的防范，不但未起絲毫作用，反而益加堅定了馮的決心。

十月十一日，馮由古北口進駐灤平。這時直軍彭壽莘的第一路正面，因遭遇到奉軍的精銳部隊，屢戰不利，於十月七日被迫放棄九門口，山海關形勢十分危急，吳佩孚乃於十二日離京親赴前線督戰。在喜峯口、平泉方面，王懷慶的第二路，一經與奉軍接觸，即潰不成軍（王懷慶的第十三師原是直隸巡防營的底子，官兵腐敗不堪，而且空額極多，王又不認真訓練，故毫無戰鬥力），經吳令催胡景翼部馳往增援，始得相持於長城以北之綫。而馮玉祥的第三路，因進軍遲緩，始終未與奉軍發生接觸。特別是馮、張取得諒解之後，奉軍即將其進攻赤峯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轉移到山海關方面作戰，從而加重了對直軍第一路的壓力，因此，整個戰局已使直軍日益陷於不利的地步。

馮從北京出發前，即已布置蔣鴻遇向總統府及有關方面搜集關於吳佩孚的行動和前方戰事的情報隨時向馮報告。在得到直軍